

德政之要——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智慧(3) ◆ 姜鹏

前后两重天的传记

何曾(199—279)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流名人,但在魏晋之际,却是权势煊赫,门庭鼎盛。他在曹魏后期做过宰相,但与司马懿交情深厚,所以在西晋代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成为西晋的开国功臣。此后历任三公,朝会时被允许坐车佩剑,倍极荣宠,可谓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历史学家对他的记录很有意思,《晋书·何曾传》可分为前后两部分,前半部述其德,后半部诋其丑。对同一个人物的叙述,前后反差极其明显,甚至令人怀疑,这不是同一个人。

与普通传记无二,《晋书》介绍何曾也是从家世说起,其后紧随两通彰显何曾能言极谏的奏章,再往后除叙述仕宦履历与政治交涉外,重点在几则体现何曾各种品德的小故事。

其一是当面批评于母丧期间饮酒的阮籍(210—263)为大不孝,这与后文引傅玄(217—279)的文章来说明何曾本人是一位大孝子相呼应。紧接在这个故事后面的,是另一则更具正面意义的故事。曹魏后期曾发生过一起田丘俭(?—255)“谋反”事件,是著名的“淮南三叛”之一(另两起“叛乱”事件的领导人分别是王凌和诸葛诞,他们起事的根据地都在淮南地区)。“淮南三叛”的本质都是打着忠于曹魏的旗号,反对司马氏专权。田丘俭起兵的背景,是司马师(208—255)废黜了魏少帝曹芳(232—274)。由于实力和能力的问题,田丘俭最终兵败伏诛,司马氏给他安上了“谋反”的罪名,予以处罚。按当时法律,其已婚嫁的孙女毋

丘芝也当受株连。但田丘芝恰在妊娠时期。何曾大动恻隐,上疏朝廷,要求废除追究已嫁女的法律。朝廷最终应允,田丘芝没有被鞫讯,逃过一劫。

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,它最终促进了法律进步和人性解放。此后,不仅已嫁女不再是政治案的株连对象,也为此后保护妊娠期间妇女创造了正面案例。这桩大功德的确值得人们纪念。

总之,《晋书》中何曾传记的前半部分,除了政治上谈到何曾在由魏入晋之际,与司马氏的交往中颇具投机心理,生活上谈到他晚年与老妻相见时必须冠履具礼,让人感觉略显道学气外,整体上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然而,后半部分令人对何曾的印象急转直下。“性至孝,阖门整肃,自少及长,无声乐宴幸之好”的何曾,也是奢侈腐化的何曾。“食日万钱,犹曰无下箸处”,每天餐饮开销上万,还说没地方下筷子。更糟糕的是,何曾只懂得整肃阖门,却没教好子孙。从家族史的角度看,何氏子孙无一例外遗传了何曾崇尚奢华的基因,并将奢华升级,从日食万钱,上升到日食二万。由于这个原因,何曾和他的家族遭到了时论的非议。

谥号起风波

有意思的是《资治通鉴》。

在《资治通鉴》中,何曾的名字一共出现过十五次,其中三次系后人追述、评论。在十二次涉及何曾本人的事迹中,七次是述及高级官僚的人事调整,往往是走叙述程序,一笔带过,不体现对何曾这个人物的



评价。另外还有一次述及何曾对阮籍不孝的批判,两次叙述他与司马氏的政治交往,这三处虽有故事情境,但笔墨很简练。还剩两处叙述:一是述及何曾之死,盖棺定论重在批判何曾的奢侈;一是借何曾子孙遭遇来批判何曾的奢侈腐化。这两处所费笔墨最多,甚至还有司马光的直接评论。

这样看来,《资治通鉴》对何曾事例的挑选,除了比较中性的履历及人际关系外,重点是对何曾进行负面塑造,把《晋书·何曾传》前半部分所述何曾之德,几乎删削殆尽。而其中的关键原因,就在于司马光一再反对的奢侈。

何曾去世的时候,按惯例,朝廷要请礼官讨论他的谥号问题。令人惊讶的是,一位名叫秦秀(生卒年不详)的博士官给出的谥号建议是“丑缪”!谥号往往用于表彰大臣生前的功绩,一般都尽量挑好听的字眼。这得有多大仇,才想得用“丑缪”这

样的谥号来羞辱一位去世不久的开国功臣。但秦秀振振有词地说,何曾身为宰相,本当为人伦仪表,事实上却这么奢侈腐化。在他身前没有因他这些不当的行为受到责罚,若死后再不通过谥号对他进行贬损的话,恐怕天下的风俗就此坏了!这段话虽然是秦秀说的,但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,司马光善于通过选择史料来表达自己的态度。奢侈的确是

何曾修身、齐家的大缺点,但他并非一无是处,毫无优点,《资治通鉴》撇开很多正面事迹不谈,专挑这样的话来为何曾盖棺定论,显然体现出司马光本人关注何曾这个人物的重点所在。

如果真按秦秀的意见定谥,那何曾很可能在中国谥号史上中个头彩,获得了最糟糕的一个谥号。好在晋武帝(司马炎,236—290,265—290在位)愿意为他出头,否决了秦秀的意见,最终亲自为何曾挑了个美谥“孝”。实事求是地讲,这个谥号倒也不算溢美,何曾的确是个孝子。

奢侈导致“无遗种”

何曾的政治判断力也不可谓不敏锐,曾在一次家宴时对家人说晋武帝不是命世之才,天下迟早大乱。何曾先对儿子们说,你们还能侥幸躲过这关,不及身遭离乱,接着用手指着尚在童年的几个孙子,说道他们这代人恐怕就无法幸免了!何曾的预言果然应验了,“八王之乱”以后,短命的西晋王朝土崩瓦解。何曾的一个孙子何绥(?—309)陷入了“八王之乱”过程中的一次党争,被政敌杀害。何绥死后,其兄何嵩(生卒年不详)哭道:我的祖父真是接近于圣人了!此话的意思,就是指何曾

成功地预言到了他们这代人将要面临的困境。

在政局动荡之际,何氏家族逐渐走向衰弱,最终不仅完全退出政局,后来连生存下来的都没有了。何嵩哭何绥的语言,可以明显反映出何氏家人将这种衰弱归咎于时代的混乱。司马光却不这么认为,他将何氏家族的败亡从当时实际的政治局势中割裂出来,将其归罪于何曾:“身为僭侈,使子孙承流,卒以骄奢亡族,其明安在哉!”司马光这几句话指出,同样是走下坡路,何氏家族的衰弱、败亡与其他家族比尤其彻底(史家用“何氏无遗种”几个字来表达),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家族一贯奢侈、不懂治家之道的结果。

司马光的批评不无道理。前文已经交代,何曾开创的奢侈门风,在后代身上更是变本加厉。何曾一顿饭要吃一万钱,他的儿子何劭(236—301)功业不及乃父一个零头,奢侈的作风却翻倍,一顿饭要吃二万钱。而这位何劭正是何绥的叔父。何绥兄弟成人仕宦之后,不仅继承了祖、父两辈人的奢侈之风,还变得更加傲慢、无礼,在给他人的书信中频频透露出这种倨傲的气息。故而有见过这些信的人评论说,何绥生活在这样的乱世,却夸夸、自恃如此,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!

所以总结何氏家族的走势,从何曾到何劭,再到何绥,本事、品行、人缘都不见长,唯奢靡之风见长。我们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这样的家族即便生活在太平盛世,也未必能持久。从这个角度看,司马光认为何氏家族的败亡不能只归因于时代,而更应反省他们家族自身的原因,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
沈寂口述历史

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



我就叫他:“老马,老马。”他听到了,便问我:“你怎么在这儿?”我说:“我被赶出来了。”他说:“我也刚出来。”他还说他刚吃了晚饭,解放军带他去招待所休息。这下我才心定了。

第二天早上,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。到中午时,军管会主任又请我和马国亮吃了午饭。主任说:“我们欢迎你们回来为新中国服务。”

下午,我们坐火车到广州,广州军管会也派人来欢迎我们。到了招待所,一个人一间房间,条件不错。在这里,我见到刘琼了。第二天,白沉才来到这里。原来香港警察是分开抓我们这些人的。上午9点左右,忽然有个军官来找我,问我是否是沈寂,我说是的。他说:“我陪你到电话局去打个长途电话。”到了电话局,他问我:“你上海亲戚家有电话吗?叫什么名字。你打个电话过去。”我说:“我大姐家中有电话。”我把号码给他,他帮我拨好号后,让我听电话。一会儿,大姐接电话了。我叫“阿姐”。她问:“你在哪里?”我说:“我在广州。”接着我就问:“阿妈好吗?”大姐说:“你被赶到香港的消息,今天上海的报纸登出来了,妈知道你出事了,毛病突然发作,过世了。”我听到这句话后,真是犹如晴天霹雳,顿时失声痛哭,泪流满面,双腿跪了三天。我知道,我被赶到香港是不好的事情,但是我又想到,从此我可以陪伴在母亲的身边了。不料,竟是为了我的遭遇,让她着急、担忧而过世了。我在回招待所的路上,是一面哭一面走的。过路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。回到招待所,刘琼、舒适等人都来安慰我。我说这是我一生中当中最大的悲伤啊!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在,是最伤心的事情。

在广州的最初几天里,我心里一直恨永华公司。我一直怀疑,是永华公司勾结香港当局将我们驱逐出境的,这下欠薪可以不还了。这给了我太太和女儿在香港如何生活?虽然我给了她一些工资,不知用完没有?我非常担心。

一个星期以后,上面通知说,我太太被香港当局送过来了。广州派人陪我们到深圳口岸去接。这之前司马文森、马国亮的太太也已经接过来了。那天是刘琼、舒适和我一起去深圳去接家属的。

32.很快又心绪不宁起来

刘雯雯擦着我的肩膀走了,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天台上站了很久。BGM音乐结束,如果我们之间真的刚刚发生了一场对决,那么结果就是,她上上下下 ABAB 发出了大招。而我没有。我着急忙慌地回家,扔下书包就给秦川打了电话,他们学校比我们早放假,所以这两天没出现在学校门口,我也不用辛苦上演保钢的戏码。

他家的电话我早就倒背如流,但这次居然按了两次都没按对,第三次倒是拨出去了,可那边却一直占线。我神经质一样地不停拨不停拨,终于在20分钟后,打通了他家的电话。

“喂!”秦川很快就接了电话,语气有点不耐烦。“跟谁打电话啊,聊这么半天。”我忐忑地问,真怕他脱口说出刘雯雯的名字。“我爸呗,不是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广州找他么,有话见面说不得了,啰嗦死了,先找我妈,再找我姐,跟我奶奶聊完,最后还忘不了数落我几句。”

“可见你在你们家的地位!”我松了口气。“滚!”“就没人给你打电话?”我旁敲侧击地问。“没有啊,谁给我打啊。”“比如……比如女朋友什么的。”我小声道。“放屁,我哪有女朋友!”“你就不打算找一个什么的?”“那种婆婆妈妈的事有什么意思,我现在只想把一辉从九龙一凤的神坛上拉下来,真正坐上江湖老大的位子。”“你就吹牛吧,肯定是你你们421的女生没人看得上你,也就大龙跟你混一混!”“我故意找碴吵架是不是!有事没事?”“没事!再见!”

果断挂了电话,我稍稍安下了心,可很快就又心绪不宁起来,现在刘雯雯不给秦川打电话,不代表她一会儿不打,即使今天都没打,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……只要她想,她随时都可以联系上秦川跟他表白,我根本拦都拦不住。可我转念又想,刘雯雯不表白,秦川跟不跟她好,和我有什么关系呢。就算他们真的交了朋友,每天手拉着手一起跟我说 hello,我又能怎么样,我凭什么怎么样,我就是怎么样了又能怎么样。

就这么胡思乱想着,我自己也泄了气。说到底,还是不想我讨厌的女生和我最好的朋

友有什么交集,站在中间的我白痴得像是老鹰捉小鸡里展开双臂的母鸡。没过两天秦川一家就去广州找在那里做生意的秦叔叔了,临走之前他跟我打了一通电话,急匆匆的,我只记得在有限的时间里罗列要他在那边给我带的粤语专辑的名字,刘雯雯的事也就扔到一边了。我想还是得相信秦川的眼光,他又不是没见过美女,身边有秦茜这种级别的雅典娜,他还能看上刘雯雯这样的美杜莎啊!

没有秦川在的暑假我有点恹恹的,大龙找过我一次,立刻被我奶奶冰冷的目光绝杀,从此之后再也不敢登门。我也懒得出去,每天在家啃玉米、吃西瓜、纠正小偷妹妹的发音,结果不甚理想,她倒是终于不喊我“乔乔仔”了,但却换成了“乔乔这”。

我和秦川的生日就差11天,我8月8日,他7月28日,都是狮子座,也难怪我们从小就掐。住院子里的时候,大人图省事,每年都给我俩凑一起过。后来上学搬迁就断了些年,这次他在广州,也就算了。7日一早我奶奶问我明天想吃什么,好去早市买菜,我没精打采地说:“随便,您别再做炸酱面就行,不好吃还非逼着我吃完了。”“白眼狼!你就不知好歹吧!”

眼看我奶奶又要开始对我革命再教育,电话铃救命般地响起来,我奶奶接了电话,没好气地递给我:“找你的!”这一暑假我都没接到电话,正纳闷是谁找我,就听见了秦川臭屁的声音:“本大爷回北京啦!”

“你回来了?!”我激灵一下坐了起来。“广州那破地又闷又热,我和我奶奶都受不了了,就提前一起回来了。”“那王菲的《自便》买到没?”“买了买了!”“张学友的《雪狼湖》呢?”“有。”“张国荣的《红》还有范晓萱的……”

秦川说:“哎呀都买了!你烦不烦啊!你也不问问我光问你的专辑,本来想明天过生日给你,干脆我自己都留下来了!”“别别别!”我谄笑着,“那明天去哪儿玩呀?”“北京游乐园吧!”“行,那九点钟北游门口见。”“好吧,那个乔乔……”秦川仿佛还有什么话说,却吞吞吐吐的。“什么事?”“算了,明天再说吧,你別迟到!”“知道啦!让大龙带早点!”

曾少年

九夜茴

